人民日報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第六〇七號）
今日一張兩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大衆黑板

咱們關東的隊伍，前幾天又在瀋陽城外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毀了蔣軍兩個師，打垮他十多個師，一共消滅了兩萬來人。還活捉了四個師長和四個團長，繳獲的槍炮簡直數不清楚。這是咱們關東隊伍今冬大反攻以來的第三次大勝利。蔣匪完全被咱們強大的隊伍打得縮在長春、四平、瀋陽幾個孤城裏，一點動彈不得。提起那關東地方有咱邊區四個那樣大，現在那帶地方大部份都在咱們手裏了，還有一萬多里長的鐵路，也由咱們民主政府管理起來，在今年內咱們關東部隊，就要把那些守在城裏的蔣匪，完全幹掉，把大軍開進關來幫助咱們關內的隊伍，一齊打蔣匪。關東已經成了咱們大反攻的總後方了。

在咱邊區的北面，聶司令率領的隊伍，前幾天也在北平、天津、保定附近一帶把傅作義匪軍打得人仰馬翻。光淶水一仗，傅匪主力就被消滅掉三千多人，師長也給打死了，蔣匪靠着運兵運糧的四條鐵路，也在這次作戰中，澈底被咱們破毀。北平、天津、保定這些蔣匪佔着的城市交通都完全切斷了，縮在城裏的蔣匪，吓得恐慌得不行。

平分土地手册

中央局宣傳部決定：各級黨政軍民機關團體，自首長至雜務人員，必須學習土地法大綱，以及有關的文件。並說：每個同志，均須以嚴肅負責態度，認眞進行學習。不僅自己進行學習，還須向羣衆進行宣傳，給羣衆解釋疑難問題。

爲便於同志們學習及工作上需要起見，茲特搜集各文件編印這本手册。本手册即將出版，計包括中國土地法大綱、邊府關於執行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邊府擁護土地法佈告、軍區給部隊執行土地法命令、告黨員書、告農民書、破壞土地改革治罪暫行條例、邊府懲治貪污條例等文件。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地主混進黨內逼死貧農村長
安陽縣委解散磊口支部
◇全區各地應引起嚴重警惕◇

【安陽消息】安陽南磊口地主桑培祿等鑽進共產黨支部，奪取了領導權，逃避鬥爭，包庇地主，欺壓貧僱和中農，逼死貧農村長，罪過很大。安陽縣委已將這個支部解散。

南磊口支部是民國三十年建立的。曾經有過十四個黨員。裏面有地主二人，破落富農二人，中農一人，貧農七人，僱工二人。地主的權力最大，有些貧僱黨員跟着他們跑。支部才建立時，領導羣衆清算了四家保長的貪污賬，鬥爭搞的還不壞。黨員中數李廷書最積極（他是破落富農，當時已成貧農），他當了農會主任。村裏的地主們看見共產黨、八路軍來了，要發動窮人翻身，都想法往外典地，「變成」中農。三十一年三月，村裏頭號地主桑培祿從頑固軍裏回來，假裝積極，混入民兵。三十二年十二月由陳之餘介紹鑽到黨內。支部的領導權慢慢的就被他奪過去了。

地主假裝積極混入黨內

桑培祿第一步先打垮李廷書。三十二年他利用羣衆要求打蝗的心理，說李廷書打蝗去晚了。在羣衆中破壞李廷書的威信。以後又說李廷書「多分了救濟糧，是懶漢、小偷……」就這樣把李廷書氣死了。「支部」決定桑培祿當農會主任，桑培祿的狗腿桑四合當村長。這個壞傢伙進一步到拿南磊口全村的大權。

李廷書的兒子李童只也是黨員。桑培祿怕李童只報仇，第二步就打擊他。說他搞破鞋，戴了高帽子遊街。後來李童只的老婆死了，桑培祿乘機會拿四千元收買他，李童只也成了桑培祿的腿。桑培祿和他的弟弟桑培廷料到鬥爭就要臨到他們頭上，想法在村裏挑撥鬥爭，陷害積極份子。他們讓李童只打擊農會積極份子張運保。又把張運保提成農會保管主任，沒有幾天，就傳言農會丟了一百五十顆珍珠，丈二紅緞，一付金鐲子……抓了張運保，說是他拿了。用這種方法阻止村裏的運動。去年春天土地改革大運動時，村長桑四合說：「俺村早澈底了，誰說不澈底叫誰來！」領導上初步看到這種情形，把桑四合、李童只調到外村工作，又撤銷了一些壞黨員的行政工作，從上而下的提拔了一批新幹部。運動雖然搞開了，但是因爲沒有眞正發動起貧僱來，這些新幹部沒有依靠，也就沒有力量。那些被撤銷了工作的壞黨員心裏不服，總想把這批新的貧僱幹部打倒，重新掌權。當支部開會活動打倒村長張狗只（貧農青年）的時候，非黨員惡霸富農桑正合也去參加，出了好多壞主意。有少數黨員對於這種非法行動還有些膽怯，怕上級知道了

用特務帽子逼死村長

不叫換。桑正合說：「區公所不讓換，咱不會學泉門，利用羣衆上區要求？非換不行！」在分配果實的時候，他們說張運保曾在頑固政府當過勤務，是個「特務」，想把他打死。村長張狗只看着事情不好，跑到北磊口找區工作員。這些壞傢伙乘機造謠：「村長和特務一塊跑了。」「叫他回來坦白坦白。」村長和區幹部楊金育回到村裏，地主富農鼓動民兵大喊大叫，威嚇區幹部照着他們的意思辦事。下面楊金育沒有站穩立場，給貧僱堅決撐腰，只說了句不了解情況就走了。張狗只在地主富農的壓迫下，一時想不開，被迫無奈，服毒自殺了。惡霸富農桑正合還說：「你喝了一兩紅礬，喝成一斤吓唬誰呀！」

還些地主富農把貧僱壓下去，更加膽大妄爲了。去年春天鬥爭地主桑培廷時，支部幾個人把鬥出的果實，原物給他送回去。分配果實丟下一個騾子，壞黨員們提議把騾子作價一萬二千元，賣給地主桑培廷。貧僱羣衆說：「鬥爭了他一個驢，又給了他一個騾子！」去年正月，地主還沒鬥透，支部說地主都沒吃喝，每人分給五斗穀子。地主桑培合鬥出四石，又退給八石。桑培祿說：「人家泉門招待地主，每人一石，咱這裏五斗也行。」他們連羣衆還輸的四石獎金糧也借給地主吃了。去年夏天說要鬥爭桑培祿的大伯父桑正瑞，他們在開會前一天就把桑正瑞放走了。村上傳出桑正瑞叫狼吃了的謠言，沒多久他大搖大擺的回來了。貧僱反映：「桑正瑞叫狼吃了，又叫狼屙出來了。」這些壞傢伙膽大包天，什麼壞事都作出來。李童只公開破壞參軍，對二黑說：「不怕，不願參軍就不參，只要咱們團結好，區上還能都把咱們扣起來？」他們吃了解放軍×部在村裏保存的一千八百斤糧食；他們甚至強迫中農桑英林把典到地主的六畝地，在塡平補齊時給地主退出三畝。這些壞傢伙竟敢這麼明目張膽的爲非作惡，和縣區某些同志的關係是分不開的。羣衆反映說：「人家的根在政治處呀！」去年夏天桑四合等幾次到政治處找×××同志，報告貧僱張運保是「國民黨」，支部不能掌權，請上級給他們作主。每次從縣裏回到村裏，就用欺騙威脅手法，鎭壓羣衆翻身運動。

這一羣地主富農的眞面目，在最近發動貧僱自己起來當家作主運動中，已經完全揭發出來了。安陽縣委會已決定解散這個支部，並準備懲辦這些犯罪的人。（力夫等）

村村都應做檢查
◇杏城八戶僱貧挨餓受凍◇

【平順消息】平順七區杏城村，以全區說是個大村子，一般的工作表面上看是不錯的，實際上僱貧農沒有翻身。幹部工作非常積極，但在思想上有個毛病，他們以爲僱貧都翻透身了。一月十三日在該村進行了挨戶檢查，深入僱貧農，至十五日三天時間，檢查出有八戶沒被子蓋，有一戶沒換上棉衣。如僱貧申計與家有人四口，土地六畝（下等地，產糧共四石），每人平均收糧一石。去年塡平補齊時他再三要求分條被子，村幹部沒有答覆。開始鬥爭，自己也很積極，連條被子也沒有分上。其他果實也沒敢要求。李五則是最老實的農民，住山溝裏，家有兩口人，種的是山坡地，現在家中就沒糧糊口，炕上不但沒有被子，連個破蓆子也沒鋪。我們問他爲什麼你就沒翻透身，他說：「我是個老實農民，說什麼也不頂事。」李胖漢家有人四口，土地七畝，實收糧五石。他說是外來戶，他父親來到這裏住長工度生活，他也住了三年長工，他第八歲上放牛，到現在十八歲，上放了十一年。十家裏炕上蓋着一條破被子，沒一點好處，是一堆碎麥子。他說：「開會支差，村幹部通知，馬上得到，分果實時就看不起來，咱說什麼也不頂事。家中沒有個水缸，我說要個小水缸，村幹部都不許可，吓的我什麼東西也不敢提了，我想我是外來戶，吃不開。」他父親接着說：「我在街上聽說不久要平分土地，我想這讓一窮人掌權翻身，翻透身。」另外還有五戶翻身都不夠澈底，現在都沒有被子蓋。發現這問題後，便引上村長、政治主任、合作社長親自到八戶僱貧家實際檢查，村幹部張着嘴沒啥說。黑夜召開村幹部會議，檢討是否有僱貧觀點，村長、政治主任、合作社長檢討：過去空喊了一冬天走僱貧路綫，結果僱貧的困難沒解決，自四二年減租運動鬥爭到現在，現在還有這些僱貧農沒有被子蓋，證明工作不深入。檢討後，大家決心先解決這幾家的眼前的困難。（金水、德全）

怎樣貫徹貸款中的貧僱路綫

去年十二月總行冬貸指示，着重指出：「今年新增貸款必須保證全部貸給貧僱農手中」。現據我們的了解，各地在貸款工作中，對於「如何走貧僱路綫」已創造了不少經驗，但也發生一些偏向，現在提出幾個問題，希望大家注意：

（一）怎樣找到貧僱，把款貸到貧僱手中？

找貧僱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我們首先親自去訪問「最窮的人」，然後依靠他們去串通貧僱。因爲「窮人和窮人同是知心人」，祗有貧僱才能找到貧僱，這一種方法是正確的。另一種是依靠村幹部介紹貧僱，但由於村幹部大部份是中、富農成份，所以他介紹的大部份不是眞正貧僱，因之走了幹部路綫，應當糾正。當然是貧僱出身爲貧僱擁護的村幹部，我們也可以經過他們介紹貧僱的。

爲了防止非貧僱份子混入，我們必須採取「評窮比窮」的辦法，進行貧僱份子的審查，做到貧僱陣營的純潔，然後選舉貧僱自己的貸款委員會，劃分小組，根據每個人的困難和生產情形，依靠貧僱自己去評議和分配貸款。我們爲了發動貧僱，給貧僱撐腰是對的，但要反對縣區村幹部的包辦代替現象，我們必須遵守「羣衆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祗有貧僱自己掌握了評議和分配的大權，才能把款完全貸到貧僱手裏。

在發動貧僱的過程中，要反覆的耐心的給他們講貧僱貸款政策，使他們完全了解，並啟發貧僱「掌權當主人」的自覺性。祗有這樣才能克服某些地方貧僱怕村幹部，不敢大膽起來當家作主的現象。如涉縣窩家莊貧僱評議貸款的時候，首先給村幹部留下一份，這種現象必須糾正。

在貸款工作中，我們對村幹部的態度，應當正確處理。他們中間有些是好的，願意執行貸款政策，眞正爲貧僱所擁護。另一些壞的幹部，由於發放貧僱貸款，他們得不到好處，在轉貸時還要他們退出貸款，於是他們暗中破壞搗亂，阻撓貸款工作進行。我們爲了減少貸款工作的阻礙，召開村幹部會議傳達貸款的政策和作法是必要的，但必須嚴格批評過去村幹部多佔貸款是錯誤的。這樣一方面團結和教育好的村幹部，爭取他們來幫助這個工作的順利進行（但主要不是依靠他們），另一方面孤立壞的村幹部，給他們一種壓力，使他們不敢進行破壞活動。總之我們對村幹部的態度，是「團結好的，孤立壞的」的原則。

（二）怎樣解除貧僱貸款的思想顧慮？

大部份貧僱沒翻透身，需要貸款幫助他們解決生產困難，但是有些貧僱存在着不敢貸款的思想，有的說：「公家的款，手續麻煩，啥時要啥時就得還」，有的說：「咱找不見生產門路，貸款幹啥用？」羣衆爲什麼會有這些顧慮呢？一方面是由於我們過去貸款，限制用途、手續不便利等缺點所造成的，在這次貸款中，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沒有幫助貧僱具體算賬和訂出生產計劃，找生產門路。如沁縣喬村王福印三弟當長工，沒有翻透身，不願貸款。經我們進行訪問，才知道他不敢貸款的原因，是年老了找不着生產門路，於是便把他組織在互助組一道生產，才解除了他的顧慮。由此證明我們不但要貸款給貧僱，還要幫助貧僱找生產門路，訂生產計劃。

（三）團結中農問題

發放貸款要注意兩個原則：（一）必須滿足貧僱要求（因貸款少，恐怕不能充分滿足可能），這是貸款的基本任務。（二）必須堅決團結中農，避免發生中農和貧僱對立的現象。怎樣團結中農呢？第一在轉收舊貸時，對中農和地主富農貸款要馬上堅決收回的態度，應當有所區別。地主富農貸款也要堅決收回，對某些眞正困難的中農，只要通過貧僱評議，可對他照顧。邢台市在轉貸中，把貸款戶名單向羣衆公佈，讓貧僱討論，那些戶要立即收回，那些戶可以緩期，這種辦法是可以採用的。第二向中農進行政治教育，強調提出：「中農貧農是一家人」，「中農暫時不貸款將來可以貸款的」。組織貧僱和中農合作互助進行生產，太岳區提出：「中農拿游資，貧農拿貸款，合夥搞生產」的做法，一般是正確的。我們必須明白，在轉貸時不能善於團結中農，造成貧僱在農村的孤立，對一切工作，都是不利的。

（四）作風問題

爲貫徹貧僱路綫，首先要深入貧僱、了解貧僱。怎樣才能和貧僱親密接近，了解他們的思想、情緒、困難、要求呢？首先要有和貧僱做朋友的感情，當貧僱好長工的精神，我們必須認識貧僱的要求和我們的政策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他們對共產黨的一切政策，是衷心擁護的，只要我們肯放下「官架子」，有事和貧僱商量，主動的到他們家中訪心事，了解他們的困難和翻身情形，告訴他們各種政策，他們就會對我們講出知心話。過去有些幹部下鄉，經常住在合作社或幹部家裏，使貧僱認爲「幹部吃的開，窮人吃不開」。這種只接近幹部不接近羣衆的上層路綫的作風，我們要堅決克服。

另外在發動貧僱中，還應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與積極性。教導他們從階級利益着想，在自己當家作主之後，養成有事和大家商量的民主作風。防止少數貧僱積極份子傳染一些「包辦一切」的不良作風。

以上這些問題必須在思想上，工作中明確的得到解決，才能貫徹貸款工作中的貧僱路綫，才能把貸款工作做好。（冀南銀行總行）

短評　磊口事件的教訓

安陽磊口村支部被地主富農混進來，瓦解農民翻身運動，逼死貧農出身的村長，造成極可痛心的損失。從這件事，也可以深刻認識到毛主席整編黨的隊伍的號召和中央局發表的告黨員書是多麼英明。

磊口村地主壞蛋在土地改革中無法公開的合法的打擊農民運動，於是採取更卑鄙辦法，假裝積極混進黨內，拉攏狗腿奪取了支部領導，用特務的帽子扣在農民頭上，殺害了貧農出身的村長。像這樣一類事，恐不僅安陽有，各地均值得警惕。過去我們有些同志一提「共產黨員或是支部」，便立刻有一種「一家人」、「自己人」的宗派看法，在黨內看人看事多不以根本的階級立場階級利益爲出發點，以致喪失了階級警惕，使地主富農壞蛋鑽了這個「自己人」的空子，來殘害眞正的自己人。毛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中說的好：「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富農份子，流氓份子，乘機混進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把持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羣衆，使土地改革不能澈底」，安陽磊口事件正是一個典型的說明。

我們完全同意安陽縣委解散該支部的辦法，還應在平分土地運動中組織人民法庭，嚴厲懲辦這些犯人，交付人民審判；一切與事件有關的負責者應同時進行自我反省和檢查，暴露各方面弱點，與更好的來完成整編隊伍。

堅決執行中央局決定
軍大徹底清理資財

【本報消息】本月六日軍大全校排級以上幹部會上，趙教育長代表校委會，傳達軍區教育會議精神。提到中央局號召支援前綫精神時，要求全校各負責幹部、各單位切實認眞總結所有生產，登記一切資財。這樣作的主要精神，就是統一財政管理，克服財經困難，避免浪費，爭取早日勝利。教育長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決響應中央局及軍區首長的號召，把所有資財都澈底清理登記，老老實實一點一滴都準備交出來。反對打埋伏，反對任何本位打算或個人打算，要從整個利益出發，爲整個愛國自衞戰爭的勝利着想，自覺的愉快的澈底乾淨全部交出來。」趙教育長還指出：我們要根據土改學習的精神，好好檢查我們的作風，檢查我們過去是否有虛報或吃空額等行爲，這種檢查也希望自覺澈底。在這個問題上，不強調打通思想，不論什麼人，若不自覺的痛快的把一切資財澈底清理登記，還打埋伏，不自覺檢查等情形，則將受到嚴格的紀律制裁。

×　×　×

片面強調僱貧利益
應檢查中農是否滿意
◇請桐灘工作組公開答覆◇

【左權消息】桐灘幹部於一月十五日總結兩月冬產會上，座談走貧僱路綫。農會主席趙萬祿說：「組織冬季生產時說的是補窮窟，但不知道誰是深窮窟，誰是小窮窟，也就談不上解決窮窟戶的困難。只看到全村牲口勞力都組織了起來，很熱烈，賺錢不少，對沒參加運動的貧僱却沒有看見。」六大隊互助社經理張運珍同志說：「今年冬產要走貧僱路綫，以前咱也不知道誰是貧僱，後來在街上聽見郭世和反映：人家有牲口、有勞力能生產，咱沒有牲口、勞力，怎能發家致富？我才知道貧僱有困難，但已誤了一個多月。」農民合作社經理李發榮同志說：「信用社扶植運輸貸出大洋三十六萬元，新中農三十萬元，舊中農六萬元，而沒有注意到未翻透身的貧僱。」在座談中大家認識了今年冬季生產成績不小，可是窮窩最大的貧僱得的不多。最後決定：第一、要深入貧僱，了解他們困難，要克服官僚主義作風，不能光聽小組長報告。第二、貧僱會幹啥就組織啥；如張蓄才老漢原來讓他去鬧店房，可是他既不能担水，又不能下麵，後來了解他會技攤皮，就給他攬麵，一天賺六百元，幹的很有勁。張貴喜老漢勞動活不能作，可是他會賣些貨，每逢趕集，互助社貸讓他去賣驢。第三、什麼利最大，就讓貧僱幹，過去有些好買賣，不是互助社獨幹，就是讓有勞力有本事的人幹了，如互助社開了店房，很賺錢，可是賺下的錢，貧僱騾入的股少，都給勞人分了。貧僱每天拉煤炭，出力大賺錢少。如申器且四十多天，賺得二萬元，後來計算了一下，漏補不住窩絛，才提出改造店房，幹了將夠半月，就賺一萬元，又如炭房往黎城西井送炭，一斤二十元，利很大，去了還管飯一頓，就沒讓貧僱去幹，後來才讓渠銀喜幹，一天可賺洋一千六百元。經過這次座談，大家思想上明確了清醒了，一致說：什麼工作階級觀點不明確，就沒法子做好。現在大家決心深入貧僱，傾聽貧僱意見，努力爲貧僱服務。（桐灘二專工作組、桐灘通訊組）

編者意見：桐灘村幹部爲貧僱服務的決心是好的，但做法不大對，由領導上孤立的去解決貧僱困難，把有利的事情都讓給貧僱做，這樣很容易引起中農的不滿，造成貧僱的孤立。因此最好的辦法是讓貧僱自己起來，團結中農，大家一塊兒商量着搞生產。你們的作法中農有啥反映？貧僱有啥反映？望能檢查後公開答覆，這樣我們對這一問題就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

集樂村貧僱張萬方
要求擺脫地主老婆
◇當地領導上應該馬上給解決◇

讀者來信

編輯同志：

集樂村張萬方，年五十幾歲，自十四歲與人家當長工，到四十多歲才回家買了二十多畝歹地種。他妻在三十一年災荒時因沒法生活愁死了，丟下二個閨女都嫁了。有三個兒子，大兒子現年二十五歲，三十四年古曆七月參軍了。張萬方與他大兒媳和二個兒子過日子（二兒子十七歲、三子十多歲，都未結婚）。

去年古曆十二月張與本村地主王××之妻（年五十六）結了婚，到去年正月時他妻的女婿來過節，他妻叫張萬方與她女婿（亦是個地主）割肉裝酒，張萬方因錢困難不肯，這就惹起她不如意，晚上與張萬方生氣，躺到炕上不起來，張萬方爲了過時光，說好話不聽，再三再四的勸解央告。他妻說：「要與你過，得許我條件：一、每天不斷麵吃。二、兩個兒子（指張萬方二個兒子）的衣服叫二個閨女縫。三、要不斷零化錢。」張沒法答覆，這就鬧起來了，躺到炕上光生氣不做活。張萬方去地做活，晚上回來吃飯時，她早吃了飯睡了，還像地主那樣派頭；張並嚷着不如從前好過，常說從前在地主家生活如何好。整天的不想勞動，一年中只給自己做了三個布衫、二條單褲、一身夾衣服，還不敢說。過立秋節爲吃麵又鬧了一場。她還不斷往外偷東西。有次偷布被捉住，她不服，交到農會鬥了一下，她不但不改，而且越比以前更生氣了，跑到他從前女兒家不回來，接回來後還是生氣不動。張萬方沒法，要與她離婚，村幹部說：你要離管人家三年吃穿，這是政府的政策，不然不行。現在與地主亦不能結，亦不能離。進門不過見，伙快王黑珠說明這事，王黑珠說：你沒手續，快回去吧，區公所打聽，也手續不管。張萬方這樣沒法過，生產亦沒心事了，急的顧出點東西，也願意不要她。目下過年沒啥穿，孩子們要衣服。他希望知道能不能離婚，訴冤，請給答覆。（呂正堂、郭長胖、王萬銘、連雙金）

是完全合道理的。當地領導上應立即給他解決才對。村幹部用法令亂卡人，張萬方告狀無門，還是過去官僚主義的作風，很不好。現在我們把讀者們的原信登出去，希望這件事能很快得到解決，這種作風將很快的糾正。——編者

豫皖蘇三個月擴大一倍
轄五十六個民主縣政權

【新華社許昌豫皖蘇二十三日電】豫皖蘇解放區在人民解放軍大反攻勝利中，飛快發展，三個月來，較前已擴大一倍以上。現全區共有六個專員公署、五十六個民主縣政府。計爲：一專區八個縣——杞縣、太康、睢縣、寧陵、商南（新設縣，商邱南部）、柘城、睢寧（新設縣，睢縣、杞縣、寧陵各一部）、克城（新設縣，杞縣北、民權南）。二專區八個縣——鹿邑、淮陽、亳縣、太和、界首（新設縣）、周口（新設縣）、夏亭（新設縣，在西華、太康、淮陽之間）。三專區九個縣——夏邑、雪楓（即永城）、雪渦（新設縣，雪楓、渦陽各一部）、蕭縣、宿西（新設縣，宿縣西部）、宿懷（新設縣，宿縣、懷遠各一部）、雪商亳（新設縣，雪楓、商邱、亳縣各一部）、宿蒙（新設縣，宿縣、蒙城各一部）、商亳鹿柘（新設縣，商邱、亳縣、鹿邑、柘城各一部）。四專區十六個縣——沈邱、臨泉、新蔡、阜南（新設縣，阜陽南部）、原牆（新設縣，太和北部）、泉南（新設縣，臨泉南部）、上蔡、項城、商水、汝北（新設縣，汝南北部）、遂平、西平、汝南、正陽、息縣、確山。五專區九個縣——西華、扶溝、通許、尉氏、鄢陵、許昌、郾西（新設縣，鄢陵、商水、西華各一部）、臨潁、郾城。六專區六個縣——渦亳（新設縣，渦陽、亳縣各一部）、阜陽、蒙城、鳳台、潁上、渦南（新設縣，渦陽南部）。豫皖蘇解放區，北起隴海路，南抵淮河，西到平漢路，東至津浦路，除鄭州、開封、蘭封、徐州、蚌埠等地外，均已建立民主政權；並與晉冀魯豫、豫陝鄂、鄂豫皖、華中四大解放區聯成一片。按：豫皖蘇邊區原有三個專員公署、二十五個民主縣政府，自去年九月二十六日陳粟大軍南越隴海路展開攻勢作戰後，至十二月止，又新建立三個專員公署、三十一個民主縣政府。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三日電】遲到消息：豫皖蘇邊區行政公署，已於去年十一月正式成立，吳芝圃、彭笑千兩同志榮任正副主任。行政公署頒佈十條施政方針：一、澈底消滅「土蔣」、蔣匪，安定地方民主秩序。二、摧毀蔣匪禍國殃民的地方政權，及其腐敗的政治制度，建立愛國民主政府，實行廉潔政治。三、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四、動員全區人力、物力支援人民革命戰爭。五、廢除封建剝削制度，澈底平分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六、防荒救災，生產節約。七、興修水利，重建黃汎區。八、推行民主教育，培養知識青年。九、沒收內戰犯財產，發展和保障民族工商業。十、承認境內各少數民族平等自治，和加入民主政府的權利。

我再克鄢陵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三日電】遲到消息：解放軍一部於十三日拂曉再克鄢陵縣城。活捉土蔣匪一百多人，繳獲輕機槍三挺，步槍六十多支，汽車一輛，及彈藥一部。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二十三日電】遲到消息：我七分區地方武裝進剿匪頑，九日在舞陽城北五十里的北舞渡殲滅聯匪級靖總隊一部，生俘副團長李義恩以下一百七十五名，繳長短槍一百七十支，子彈萬餘發，電話機二部，騾馬十八頭。

修武輪戰隊積極護糧
打退蔣僞千人進攻

【太行消息】修武二三區輪戰隊及公安便衣隊，近日在道清綫上，積極活動，本月十四日在一天內，即又俘虜殺傷敵人廿二名。當新安鄉惡人配合待王鎮之僞保安團及博愛僞自衛團等共千餘人，分三路向我修武三區上馬、馬界村一帶進行搶糧時，我三區輪戰隊及公安便衣隊便奮起予以阻擊，將敵擊退，敵除將所搶之物資丟棄大部外，我斃敵四名，擊傷敵十四名，我並繳獲步槍一支，子彈三十發，手榴彈三個，大衣一件。同日，我二區輪戰隊在水寨村亦活捉僞縣長的護兵及書記王樹科和警察所排長范迎明等四名，並得手槍兩支。

介休榆次營兵英勇伏擊
殲搶糧匪五十餘

【太行消息】一月十四日早晨，我介休獨立營配合民兵輪戰隊，設伏於介休二區東湖龍、下莊頭、進福當間，八時許，南王虎村搶糧，一路由北門進村，另一路出西門進村，待敵卅多人進入村內時，我二連長張三虎以兩個手榴彈齊發爲訊號，突擊除據點閻僞「保安十八團六中隊」六十多人，到東湖一即勇猛向敵衝殺，拚子手榴彈，把敵打了個稀哩嘩啦。困竄的敵人又被我埋伏村外的弟兄兜頭截住，十五分鐘後戰鬥即勝利結束。計：打死敵人四名、活捉敵班長以下十八名（班長四、戰士十四），繳機槍三挺、步槍十二支、子彈五百發、蔣幣七十萬元。

【太行消息】本月十四號，榆次獨立營配合民兵又在該縣豆腐莊，消滅閻僞二十一個人。駐在南堵村的閻僞八縱隊第一團三營兩個連和便衣隊共二百多人，於那天出來搶糧時，我營兵事先知道了，就在豆腐莊附近埋伏下，當敵人接近我軍時，我即向敵猛撲，打了四十多分鐘，共打死打傷敵人十四名，活捉敵人七名（內並有一個道門頭子），繳獲一擲二百多發，步槍九支，刺刀六把，我方毫無傷亡。

阻擊留守營蔣匪北竄
北寧綫我殲敵六百

【新華社冀東二十三日電】北寧路秦皇島至灤河段，自去年十二月上旬遭我嚴重破擊後，至今尙未通車。企圖增援東北的蔣匪九十二軍五十六師亦被阻在昌黎留守營一綫。十七日該匪會以一六八團掩護北竄，由留守營車站出發，縱步行進十五里許，即於勝鐵營一帶，遭我地方兵團迎頭痛擊，激戰十八小時，殲敵四個步兵連及一個機砲連，計斃傷敵營長劉雙喜以下二百三十餘名，俘當長張柏祿以下三百七十七名。繳戰防砲一門、迫擊砲二門、六〇砲六門、輕重機槍三十一挺、各種槍二百一四支，槍榴彈筒十六個，其他軍用物資一部。我另部於廿三、十七三日間，毀塘坊至蘆台一段鐵路三處。

適應部隊目前作戰需要
東北政工採用新領導法

【新華社東北二十三日電】東北解放軍總政治部爲適應目前戰鬥任務的需要及下級幹部提拔快，能力亟需提高等具體情況，特發出關於改變政治工作領導作風與領導方法的指示。略稱：過去領導機關採用發指示，由上而下召集會議，佈置工作，和一般檢查，一般總結等工作方法，已不能適應目前情況。必須立即實行「統一計劃，分散領導」的領導方針：即在集體會商之後，從縱隊到團的各級負責幹部輪流定期到下面去，就地指導，就地督促、就地檢查，就地總結經驗和教育幹部。各級領導機關要把大部份工作都拿到下面去做，要把了解情況、實施領導、完成任務和研究經驗四者互相聯系起來，以避免上下隔膜的現象。要適時檢查工作，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向，和交流經驗，不要等待一個戰役和一件工作完全結束之後才去進行，要實現這種領導方法，就要動員所有幹部發揚艱苦精神，不關地位，認眞負責把工作做好。

地主苛刻剝削蔣美壓榨
蔣區農業生產大減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過去一年蔣管區農業生產激降。據蔣匪發言人龔顯光年前供稱：一九四七年全蔣區平均小麥收成約爲六成，估計產量爲二千一百五十萬公噸；稻谷收成約爲六成七，估計產量爲四千八百萬公噸。另據「聯總」及蔣匪行總估計：一九四六年農業生產較戰前正常年份約減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一九四五年亦僅較戰前減少百分之十七；而一九四七年蔣區農產竟減少百分之三十三至百分之四十。上海某雜誌十二月號在論及蔣區農產減低之原因時指出：第一、這是由於在蔣介石統治下，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估有全蔣區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僅佔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地主富農的苛刻剝削，迫使廣大農民不能繼續維持耕作或離開土地。第二、還由於（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並與中國反動勢力（按指蔣介石匪幫）結爲一體，加緊壓榨蔣區農民，因而加重了蔣區農民的負担。該雜誌表示蔣介石反動派沒有辦法解決當前蔣區的糧食危機稱：「（蔣區）糧食問題之最後解決，有賴於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發展，有賴於改變現存的生產關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蔣賊賣國造成嚴重惡果
貿易入超達新紀錄

【新華社陝北二十二日電】蔣管區去年十月份對外貿易入超再創新紀錄。據上海報紙所引蔣匪海關發表數字：去年十月蔣區進口貨總值爲蔣幣一萬七千四百六十七億六千六百二十七萬元，出口總值爲五千三百億四千零四十二萬元，還不及進口的三分之一。入超數字高達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七億二千五百八十五萬元，爲去年蔣區對外貿易自五月份以來入超逐月增高之紀錄。按蔣區去年對外貿易個月入超數字中最高：五月份入超爲一千一百億元；六月份爲二千六百餘億元；七、八月份爲四千六百至八百餘億元；九月份輸超七千八百餘億元。

榆林敵人完全孤立起來
陝北我軍收復府谷
打下麻地溝殲傳匪五百

【新華社西北二十三日電】陝北我地方武裝一部於十四日再度收復府谷縣城，至此，榆林之敵，完全孤立。是役殲鎮羌（府谷西）敵府谷自衛隊一部。十八日續克麻地溝（河曲西南），一舉擊潰傳匪保安師奇致忠部第三、四兩團，殲敵五百四十餘名，內生俘敵營長以下四百二十餘名，繳輕砲九門，迫擊砲兩門，輕機槍十四挺，長短槍三百六十三支，子彈六萬七千餘發，白洋四千餘元，單衣兩千套，糧食三千石，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又訊】我晉綏綏蒙二分區地方武裝一部西渡黃河後，於十四日攻克河曲縣西北之十里長灘土頑朱五美之老巢，擊潰敵保安師一部。十八日續克河曲西北之哈拉寨。

蔣匪是農民的大禍害
侵佔淮陰後又叫地主騎在農民頭上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蘇中通訊：蔣介石匪幫近在其蘇中侵佔區淮陰縣積極恢復封建剝削制度，該縣二十多萬農民又重新被放在該縣一千六百多戶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下。執行此項反動措施的蔣匪淮陰縣長陳某，係蔣介石親下「手諭」委派者。陳匪於去春「到任」後，即糾合當地土豪劣紳組織所謂「地權調處委員會」，到處奪取民主政府進行土地改革時期農民取得的土地共四十八萬餘畝，並勒令農民辦理「租約登記」，強迫農民向地主交納地租。大批農民又失掉土地，而以幫工爲生。蔣匪復規定：僱農不得「無故曠工」，違者按日扣除工資。匪首陳立夫的「中國農民銀行」和「合作金庫」也乘機侵入淮陰農村，與該縣蔣匪縣政府勾結，舉辦所謂「合作農場」，逼着自耕農將土地和財產入股，發給入股農民一紙「土地證券」，實際上是將農民土地所有權一化爲烏有。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滬報消息：本年度蔣匪徵糧預算數額較去年大增。去年度蔣匪以「徵實」、「徵借」等名目向人民勒榨糧食六千九百九十七萬市担，而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則預定榨取糧食八千萬市担。且蔣匪糧食部又於上月初宣佈：在四川、湖南及湖北三省用低價強迫「加購」「軍米」三百萬大包（約合稻谷一千二百萬市担）；連前合計共達九千萬市担之多。

更正

據新華社來電：十四日所發（載十七日本報）華中南綫地方武裝攻克「南通城北石港等重要據點九處」係「如皋長江邊之重鎭石莊」之誤，特予更正。

軍大台灣隊學員
慶祝新生一週年

【本報訊】十一日，軍大台灣隊隆重慶祝新生一週年，在駐地開了一個大會。

大會開始，一百多台灣戰士高唱「台灣青年歌」，接着林指導員致開會詞。他首先說明了台灣隊是去年一月九日由二一三九旅、一四〇旅一百三十八人組成的，其中有一百零一人已參加人民解放軍打過仗。然後指出一年來他們三點最大的進步：

一、過去對自己的階級弄不清楚，到處「找祖國」，不知道爲誰來幹。現在經過學習中，台灣關係史，查階級、土改學習，特別是訴苦大會後，算過帝國主義、蔣介石買辦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賬，深刻認識了自己（成份統計：無產階級佔百分之五十七，小資產百分之二十六，出身工農的共百分之九十二），知道自己受地主、帝國主義的剝削壓迫是怎樣的厲害。在一百一十八個人中，就有二百二十三個兄弟姊妹被逼餓死在地主、大資本家手裏。現在認清了方向，知道中國共產黨才是眞正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到解放區以後才找到了眞正的祖國，也覺悟到了自己就是台灣的主人。

二、文化上，未到校前有不會作文的八十六人，不認字的三十四人，會作文的只十八人。現在會作文的已經有了八十七人，會認會寫的四十二人，土地法大綱頒佈後，多數都能夠抄下一份來。

三、解放過來後，在前方立了功的有十八人，由於提高了階級覺悟，解決了高山民族與漢族的團結問題（有一部份同學是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民族人），才獲得了這樣大的成績。

並指出他們已經整頓了自己的隊伍，團結一致，進行了反林樑和李阿古的鬥爭，淸除了內部的壞蛋；並要繼續深入的解決思想問題。

自由講話中，許多同志爭先恐後發言，回憶自己一年來前的痛苦和一年的進步，同聲歡呼：「要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勇敢前進！過去誰壓迫了我們，誰欺騙了我們，我們就打倒誰！」最後周副校長、李主任指示大家：「應在現有基礎上更加提高一步，好好學習革命本領，特別是研究好土地法大綱，以便早日打回去，發動台灣工農團結全體人民，建立新台灣。」在休會前，台灣隊工農委員會代表並宣讀感謝毛主席的電文。晚間演出了他們自己用台灣曲調編成的「翻國毛澤東」和高山族編演的「一年來的進步」兩個劇。（呂賓）

美國鬼子坐着飛機到處活動
想要侵佔中國西部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美國帝國主義正加強對中國西部侵略活動。由美國各種技術專家十餘人及駐華美軍顧問團人員組成的所謂「探險隊」，日內將乘坐兩架由轟炸機經過特別改裝的飛機，以成都及蘭州爲中心，向青海、西藏等地進行勘測活動。主持此舉的美國技術專家雷諾及華錫朋，已於十九日抵滬轉寧，其他人員日內亦將由美飛華。一般認爲此與美將正在華盛頓及南京所進行的新賣國談判有關。美帝此舉目的在勘測中國西部資源及從事其他秘密軍事活動。

「我要打回台灣去！」
☆產業工人曾福源的自述☆
柏樺記錄

我原來是個台灣的產業工人，姓曾名福源。台灣有三大族：高山族最大也最久；還有廣東族和福建族，我就是廣東族新竹縣人。

家裏無田、無地、無房屋。三歲上，母親因操勞過度，沒錢吃藥累死了。十一歲上，日本鬼抽稅抽款，父親一人勞動，不能維持生活，地主就硬逼着把我姐姐霸去了。不幾月，父親又累得吐血；想吃點東西，無錢買，一天一天拖着，就一直拖到斷氣的時候，聽他說了幾句話：「有錢的地主把你姐姐霸去當牲畜使喚，我病到這樣連棺材也準備不起；咱們幾輩子遭人白眼，你們一定要有出息，要有：……」

我當時正唸小學，我知道爸爸是怎樣在饑餓，飽一頓供我去唸書的，心裏越想越想：「警官是最威風的！將來我要去考警官學校，畢業後好叫我姐姐過幾天好日子，殺幾個地主老財，給我父母報了那寃仇！……」

當時，年紀小、程度差、資格低不用說，連吃的都沒有，可怎麼辦呢？生活越來越苦，眼睜着紅薯過日子，加上日本鬼要稅金，咱交不上，罰錢、打罵，結果一紙長條還封閉了我家門。

一年一年艱難的過去了，到了十四歲時，日本鬼又把哥哥徵去南洋當軍伕，後來入冷菓店做工；一天做十四個鐘頭，只得四毛錢。哥哥顧不了自己，更顧不了我；我餓着肚子也不能發發喝西北風呀！就只得跑到糖工廠做童工，一天十二點鐘，累得我常常要昏倒過去；瞅瞅四周，歇一會兒吧！「八格牙嚕！」「乒！」拿着短木棒的日本監工，連打連罵：「你們這些苦力小鬼！一天掙五毛錢，不好好幹活，撕了撕了的！」——簡直把我的魂都嚇掉了！

「好吧！以後我賺了錢，唸好書考了警官再說！」當時，我一邊挨了打，一邊還是想當警官報復報復的。——我不知道警官就是日本鬼子、老財們的走狗；當了警官只更增加那些狐羣狗黨的爪牙，並救不了我那可憐的家庭和我這挨打受氣的命。……

工廠潮濕而又悶氣，頭生瘡了，不給醫治；勞動、勞動，生了瘡，一直流膿流到滿身，放出去，等朋友們幫忙治好，結果，廠主又把過去幾十天的工資，連老本也給我剋去了。……

十七歲——四五年的熱天，美國的飛機拚命的轟炸台灣，我被派去修理飛機場；地上的人亂跑，天上的飛機嗡嗡地東飛西飛，轟隆隆的不停的扔炸彈；我們想跑吧，附近日本鬼子的機槍又早已安置好了；牠打不上美國飛機，就像瘋狗樣只是亂喝着，掃射着咱們這些做工的人們；一個工友倒下去了！接着是第二、第三，一直到數十個。

這些，也還是一堆小事，最危險的，那就是……

我當時只是臥倒在地上，祈禱着神靈，要保佑我們這些受苦受難的工人……。

飛機過去了，掃射也停止了，周圍一看，死了幾十個人啊！——過去受日本鬼子的騙，只以爲應該「盡忠天皇陛下」，死了也是命定的！」而現在想想：死了的這些人還不都是我們階級的兄弟，作了日本法西斯戰爭的犧牲品，資本家、地主自在享福，既不來修飛機場，又不致被打死；想來想去，什麼「天皇」、「神仙」，還不都是欺侮咱工人?!老財、日本鬼，還不都是把咱不當人，叫咱替他作送死鬼麼。……

✶ ✶ ✶

同一年十月，國民黨軍隊開到台灣來了。我們都想：「中央軍」來了一定要救濟咱們的！一定再不過苦日子了！我們從此見了青天——我到了自己的祖國了。

但是，事實是怎樣呢？國民黨軍隊帶來的，却是比日本仔更兇的燒、殺、淫、掠；接收大員滿天飛，工廠倒閉，糧食恐慌，商店關門，人心惶惶；而騙錢、騙兵、姦淫、殺人的事情，更是越來越多了。

「願當兵者，每月餉金三千元，完全平等；可學打拳與文化，每兩週准許回家一次；最多兩年時間，願再幹者可幹下去，不願者可解甲歸田或從事其他職業。……」

——好漂亮的「堂堂乎」國民黨軍「招兵」的幌子呵！把多少台灣青年都哄騙進去了！……

我是個失業的糖工，給別人製糖，自己却吃了一輩子苦。我如果知道當時工廠倒閉，咱們這夥工人沒飯吃就是這羣混世魔王搞的鬼，我寧死也絕不去當兵！又如果知道「遭殃軍」裏邊是那麼坑我、餓我、打我，左欺右騙的竟把我送到華北內戰戰場上替蔣介石當炮灰，來屠殺的又是咱們自己的階級弟兄，我，天良！天良！我也是要跑海或早逃跑或與他幹起來的！

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當時只是埋怨命運不好，或說幾句：「狗（日本）走了，豬（蔣介石）又來了，——狗還能看門，豬來何用？」以發洩發洩胸中鬱氣。我……我們只知道過的不是人過的生活；台灣，可憐的富庶的台灣，仍然被禽獸統治着！老人們流着眼淚，嘆氣吞聲；青春的姑娘，本來是漂亮，今天還是當牛馬；青年人過去當牲畜，今天却蒙上了說不完的痛苦和羞辱。我們，據老輩子說，老早就見不到太陽，見不到光明；「祖國！」「祖國！」我們所熱烈狂歡，流着眼淚所迎來的國民黨軍「祖國」呵！給我們的，都是叫我們更加走向黑暗、災難、痛苦、饑餓、死亡！

✶ ✶ ✶

殘大的幸事！去年的今天——一月九日，金鄉魚台外圍大戰的那一天；蒼天有眼，我……我們總算被共產黨解放軍把我解放過來了！

「解放戰士」，以前我一聽說就難過；「解放過來了」！那還不就是俘虜過來了嗎?!羞恥、不光榮、害怕、裝病、吃吃喝喝，昏昏沉沉……裝滿了一腦袋壞主意；總之，我當時狠了幾狠：「不管爲誰打，我是再也不願打仗了！」

經過一月、兩月、三月……耳聞、目見；軍事、政治，開會教育；解放區可眞是不同！窮苦老百姓當家、鬥地主、鬥惡霸、分田、分地、分房子、分財產、分牲畜；解放軍首長沒官架子，對自己既愛護又客氣；自己裝病，醫院明知道還是百般照顧、治療；以後，毛主席又告訴軍區首長，從前方調咱們來軍政大學學習；一個在舊社會從來被人壓迫、欺侮、瞧不起的工人，今天想不到，苦盡甜來，當了「解放戰士」，果眞得了解放！糖工，糖工，我好苦命的糖工，竟當到了人世間的第一次甜頭，當了毛主席大學裏的大學生了。想當年被「遭殃軍」騙去「學文化」，結果是要我們當他們賣國賊的炮灰。想不到，在軍政大學的學習裏，演戲、唱歌、識字、上課、出操；祖國的文化，祖國的文化呵，連作夢也想不到，竟在被解放後由共產黨、毛主席給與我們了！……

我是開始眞正懂得「解放戰士」這四個字的又深又大的意義了！我越想越高興，也就越有了勁。前幾天，我看了「土地法大綱」，我讀了一遍又一遍，還作了一些筆記；想着自己幾輩子沒田、沒地、沒房屋；如果打回台灣去，建立起新台灣，按照中共中央公佈的「土地法」澈底平分土地、鬥地主、翻翻身；咱，咱姐姐、哥哥，所有窮兄弟、姊妹，可也就快活得不行了！

去年的今天——一月九日，當時一提起思想，就感到惱火、氣忿、傷心。現在已經知道了，「一．九」正等於咱們台灣人民反對蔣匪陳儀瘟狗徒的萬惡統治，所爆發的「二．二八」運動的革命節日一樣，是顯示了我們的新生，是我們由黑暗走向光明、由地獄進入天堂的最光榮、最愉快、最感覺幸福的一天了！

從那天起，經過各種事實的證明與教育，使我漸漸認識到，我們所到了的這新天地，這人民的解放區，這不就正是我們渴望了很久，在一切的失望中所遇到的眞正的祖國！這，這不就正是咱們台灣人民需要用血汗去鬥爭以贏得的新天地的模型?!

更有一樁使我最感興趣，最感前途遠大的，就是：從去年九月十七日起，我的生命裏開了一朵大紅花——我，一個糖工，一個「解放戰士」，被軍大黨委批准成爲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一員了！

這對於我實在是：……歡天喜地，驚天動地，幾輩子也不會想到有今天的。我當時在「入黨的動機和目的」裏這麼寫着：

「我在前方戰鬥裏，看見共產黨解放軍的確是好，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和我一樣的許多弟兄。我也看見共產黨員英勇、堅決帶頭完成任務。從那裏我就感到共產黨好，當上光榮。到學校後，上黨課更明白共產黨是幹什麼的了；所以在班裏討論時，我就要求參加共產黨。我參加共產黨，是因爲這是個替窮苦人民謀幸福的黨；參加後，好在共產黨領導下，打回台灣去，建立咱們工農當主人的新台灣。」

是的！我寫的這些話是一句一字也不能忘記的。這是對黨的誓言，也就是我今後一切行動努力的方向！

我很年青，很幼稚；許多意思都說不太清楚，懂道理也懂得很少。但，政治部李主任代表黨委給我們的指示：

「大家必需要加緊軍、政、文化學習，提高戰術與技術，進一步明確階級觀點；台灣是台灣工農的台灣，中國人民的台灣！解放台灣要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特別是我們台灣同志，台灣的共產黨員，要更加準備好自己的力量！認淸時局，認淸敵我；認淸自己解放自己的任務，首先要靠自己有智謀，有勇氣，有力量去担當！去堅決的完成與爭取最後的勝利！……」——這，這簡短而有力的教導呵，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解放台灣，這首先是我們自己的任務！我，作爲一個光榮的年青的共產黨員，這更應當是我自己的任務！」——當天夜裏在燈光下，我又結結實實的把這些話記在了自己的日記本上。